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三宝太监西洋记

中

[明] 罗懋登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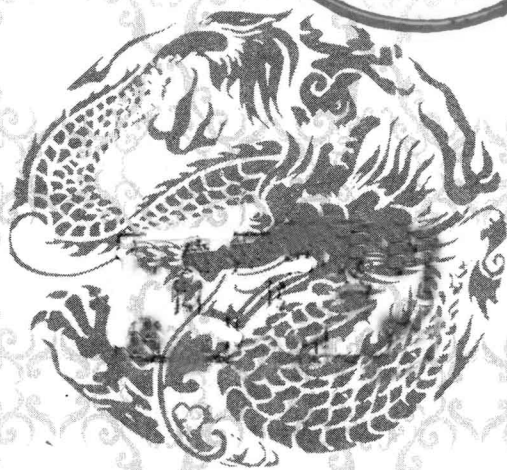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三宝太监西洋记

中

[明] 罗懋登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第三十三回

宝船经过罗斛国 宝船计破谢文彬

诗曰：

翘首西洋去路赊，远人争睹迓^①皇华。一朝荣捧相如璧，万里遥传博望槎。玉节光摇惊海怪，绣衣分彩照红花。还朝天子如相问，为说车书混一家。

却说宾童龙国国王说道：“礼物虽微，却有一段妙处。”元帅道：“请教这一段妙处。”国王道：“这龙眼杯原是骊龙的眼眶子，将来镶嵌成杯，斟满酒之时，就起一段乌云，俨如眼里的乌珠子一般，隐隐约约，最可人情。这凤尾扇本是丹山上去来的凤尾巴，缉之成扇，看时五色成文，摇动清风满面，永无头疼眼热之疾。这珊瑚枕与众不同，用之枕头，夜梦灵验，随意祷告，吉凶祸福，问无不知。这奇南香带与众又是不同，带中间的小龙都是活的，如遇风雷，纷然有奋激之状。这却不是礼物虽微，幸有些妙处？”元帅口口称谢。

国王又叫声：“小番再抬上土仪来。”元帅道：“怎么又有土仪？”国王道：“还有些不腆，奉充元帅麾下。”元帅道：“人臣无境外之交，已蒙进贡厚礼足矣，我们岂复有所私交？”国王道：“苦无厚礼，不过是小国土产奇南香、各色花布而已。”元帅道：“足领盛情。我们自公礼之外，一丝一线不敢私受。”国王敬的意思虽坚，元帅却之至再至三，毕竟不受，反叫军政司取过带来的草兽胸背花补子员领一套，回敬国王。国王也不肯受。元帅道：“这是相答进贡厚礼，你既不受，我们连进贡的礼物也不受。”国王没奈何，只得受下。又将番官番吏颁赏有差，众人拜受而去。国王又叫：“小番兵抬上犒赏军士的粮草来。”元帅道：“也不消，昨日在金莲宝象国已领多了，此中再不受。”毕竟不曾受。国王感恩泣谢。王爷道：“老公公今日何为不受？”三宝老爷说道：“老总兵岂不闻厚往薄来之说乎？”王爷

① 迓(yà)——迎接。

道：“深得柔远人之体。”

老爷一面陪着国王，一面吩咐筵席款待国王。饮酒中间，老爷问道：“大国相去金莲宝象国有几日路程？”国王道：“旱路不过三日，水路要行七八日。”老爷道：“怎么水路反又远些？”国王道：“中间隔着一个山，叫做个昆仑山。俺这里有个俗语说道：‘上怕七洲，下怕昆仑。针迷舵失，人船莫存。’”老爷道：“好险也！”国王道：“到了小国，就是佛国。”老爷道：“怎么小国就是佛国？”国王道：“小国原是舍卫城，祇陀太子施树，给孤长者施园，世尊乞食，俱是小国。且有目莲旧基址尚存，故此至今多设佛事，念经把素，弱儒而已。”元帅心里想道：“他只把个柔儒的话来讲，敢是个软交椅坐我，敢是个软索儿套我，待我卖弄一番与他看着。”适逢国王辞酒，元帅道：“军中无以为乐。”叫舞剑，左右的成双作对舞剑。叫舞刀，左右的成双作对舞刀。又叫舞枪，左右的成双作对舞枪。叫舞耙，左右的成双作对舞耙。叫滚鞭，左右的成双作对滚鞭。叫滚叉，左右的成双作对滚叉。叫白打，左右的成双作对白打。正是强兵门下无赢卒，养虎山中有大虫。国王看见这个南兵人物精健，武艺熟娴，口里只是叫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连辞酒力不胜，拜谢而去。且说道：“此去十日之后，可到一国，其国惯习水战，元帅须要提防他一番。”元帅道：“多承指教了。”

宝船开去，沿海而行，每日风顺，行了一向，日上看太阳所行，夜来观星观斗，不见星斗，又有红纱灯指路，因此上昼夜不曾下篷。大约去了有十昼夜多些，果是到了一国，停舟罢橹。三宝老爷走出船外打一瞧，只见这一个处所，山形如白石，峭壁一望无涯，大约有千里之远。外山崎岖，内岭深邃，颇称奇绝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芙蓉寒隐雪中姿，紫气晴当马首垂。虎啸石林无昼夜，云封岩洞有熊黑^①。硖深仰面窥天细，路险行吟得句奇。回首北辰应咫尺，天威独仗地灵知。

凝眸久视，隐隐有城郭楼台模样。老爷心里想道：“今番又有些费心思也！”即时传下将令，照前兵分水陆两营，五营大都督照旧移兵上崖，扎做一个大营。中军坐着是二位元帅。左右先锋照旧分营在两边，为犄角之势。四哨副都督仍旧扎住一个水寨，分前后左右。中军坐着是国师、天

① 黑(pí)——棕熊。

师。水陆两营昼则大张旗帜，擂鼓摇铃；夜则挂起高招，数筹定点。

早有一个巡哨小番报知番国国王。国王即时升殿，聚众文武百官。番王道：“巡哨的报甚么事？”小番道：“是小的职掌巡逻，只见沿海一带有宝船千号，每船上扯起一杆黄旗，每旗上写着‘上国天兵抚夷取宝’八个大字。中间有几号‘帅’字旗的船，一个船上有几面粉牌，一个牌上写着‘大明国统兵招讨大元帅’，一个牌上写着‘大明国统兵招讨副元帅’，一个牌上写着‘天师行台’，一个牌上写着‘国师行台’。好厉害也！”番王道：“似此说来，是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差来的。”道犹未了，又有一个小番报说道：“来的宝船千号，战将千员，雄兵百万，说道是什么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差来抚夷取宝。正元帅叫做个什么三宝老爷，副元帅叫做个什么王尚书。这两个人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果然是一正一副。”道犹未了，又有一个小番报说道：“来的宝船上有一个道士，说是什么引化真人，号为天师。有一个和尚，说是南朝朱皇帝亲下龙床拜他八拜，拜为国师。天师船上有两面大言牌，一面牌写着‘天下诸神免见’，一面牌写着‘四海龙王免朝’，中间又有一面牌写着‘值日神将关元帅坛前听令’。那国师又有好些古怪，是个和尚头，又是个道士嘴。”番王道：“怎么是个和尚头，又是个道士嘴？”小番道：“头上光光乍，却不是个和尚头？嘴上须蓬蓬，却不又是个道士嘴？”说道：“这国师有拆天补地之才，有推山塞海之手，怀揣日月，袖囤乾坤。天上地下，今来古往，就只是他一个，再也寻不出一双来。”番王道：“你也不消说这许多闲话，你只说是南朝朱皇帝驾下差来的，我自各处。”

左班闪出一个番官来，名字叫做个刺麻儿，说道：“我国水兵天下无敌，怕什么南朝元帅，怕什么和尚道士！”道犹未了，右班闪出一个番官来，名字叫做个刺失儿，说道：“古语有云：‘来者不善，答之有余。’既是南朝无故加兵于我，我国岂可束手待毙！伏乞我王作速传令总兵官，令其练兵集众，水陆严守，免致疏虞。”番王道：“二卿之言俱不当。”刺麻儿说道：“怎么小臣之言俱不当？”番王道：“二卿有所不知，我国与南朝本和好之国。我父王存日，曾受他白马金鞍，曾受他鳞衣金缕。寡人嗣位之时，虽不曾得他的白马，却得他金缕龙衣。且莫说别的来，只说寡人的金章玉印是哪里来的？只说国中斗斛丈尺是哪里来的？还有一件，寡人的大行人出使琉球，遭风失事，他不利我的货财，他不贪我的宝贝，尚且船坏了得他

补缉，食缺了得他周济，路迷了得他指示。南朝何等有恩于我，我今日敢恩将仇报，自绝于天朝！”刺失儿说道：“既是大王与他有旧，知恩报恩，也是个道理，但不知他的来意何如？”番王道：“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你道不知他的来意，寡人就差你去体探一番。”刺失儿道：“既承明旨，小臣哪敢违？”即时起身就走。番王道：“且来，我还有话和你讲。”刺失儿道：“正走得好，又叫回来。”番王道：“我教你今番体探，不比每番。每番要私行细密，今番你去竟上他的宝船，见他的元帅，问他的来历。你就道我国王千推万推，没有一推；千顺万顺，只是一顺。”刺失儿说道：“小臣谨领。”番王道：“你快去快回。”

刺失儿只说得一声“是”，早已走出朝门外来了，竟上宝船相见元帅。左右的道：“元帅坐在崖上营里。”竟到营里相见元帅。三宝老爷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刺失儿说道：“小臣是本国右丞相刺失儿的便是。”老爷道：“你这是个什么国？”刺失儿道：“小国是罗斛国。”老爷道：“你国王叫什么名字？”刺失儿说道：“俺国王叫做个参烈昭昆牙。”老爷道：“你国王差你来有何高见？”刺失儿道：“俺国王说道：‘小国受天朝厚恩，不敢恩将仇报。千推万推，没有一推；千顺万顺，只是一顺。’但不知元帅的来意若何，故此特差小臣前来相问。草率不恭，望乞恕罪。”老爷道：“我们的来意其实无他，只因太祖高皇帝奉天承运，汛扫胡元，所有中朝历代传国玺，却被元顺帝白象驮之，入于西番。我等奉当今万岁爷诏旨，提兵远来，一则安抚夷邦，二则探问玉玺消息。如有玉玺，作速献来；如无玉玺，倒换通关牒文，又往他国。”刺失儿道：“元帅既无他意，愈见天恩。容小臣回朝奏过俺王，贡上降书降表，倒换通关牒文，还要奉些礼物进贡。”老爷道：“既承厚意，彼此有缘。”刺失儿回来奏知番王。番王大喜，即时撰下书表，备办礼物，先差下一名小番报上中军宝帐，说道：“小国国王亲贡书表礼物来献。”元帅心里想道：“来意未必其真，不可堕了他的诡计。”即时传示水陆各营，俱要弓上弦，刀出鞘，以戒不虞。传下未已，只见罗斛国东门外尘头起处，早有一支军马蜂拥而来。当先一员大将，只见他：

铍锹儿出队子，香罗带皂罗袍。锦缠头上月儿高，菩萨蛮红衲袄。啄木儿饶饶令，风帖儿步步娇。踏莎行过喜迁乔，斗黑麻霜天晓。

却说番阵上一员大将当先统领着一班番军番马，蜂拥而来。番将高

叫道：“吾乃罗斛国王麾盖下官拜普刺佃因大元帅谢文彬的便是。你是哪里来的军马？无故侵袭我的封疆。你敢小觑于我国无大将军乎？你早早地收兵拔寨，投奔他国，我和你万事皆休！若有半个不字，我叫你这些无名末将，一个一枪；我教你这些大小囚军，尽为齑粉。”道犹未了，只见南阵上三通鼓响，左角上闪出一员大将，身長九尺，膀阔三停，黑面卷髯，虎头环眼，原来是威武大将军左先锋张计。你看他骑一匹银鬃马，挎一口大杆豹头刀，高叫道：“你这番狗奴敢如此无礼！”一口刀直取番将。钢刀才起，南阵上三通鼓响，右角上又闪出一员大将，长浑身，大胳膊，回子鼻，铜铃眼，原来是威武副将军右先锋刘荫。你看他骑一匹五明马，使一杆绣凤雁翎刀，高叫道：“留这一功与我吧！”道犹未了，只见南阵上三通鼓响，前营里闪出一员大将，束发冠，兜罗袖，狮蛮带，练光拖，原来是征西前营大都督的应袭王良。骑一匹流金弧千里马，使一杆丈八神枪，高叫道：“留这一功与我罢！”道犹未了，宝船上跑出一员大将，铁幞头，红抹额，皂罗袍，牛角带，原来是征西前哨副都督张柏。骑一匹乌锥马，使一杆狼牙棒，重八十四斤，高叫道：“一功还是我的！”道犹未了，早已一棒打将去，把番将谢文彬打做个杨花落地听无声，一路滚将出去。

一会儿，解上中军帐来。三宝老爷大怒，骂说道：“番王敢如此诡诈，阳顺阴逆。”传令诸将：“谁敢领兵前去攻破他的城池，抢进他的宫殿，捉将番王来，和这个番将一同枭首？”道犹未了，蓝旗官报道：“番王亲自赍到降书降表、通关牒文，还有许多的进贡礼物。”老爷道：“这决是个纪信诳楚之计，我和你不免将计就计。”即时叫过传箭官来，交与他一支令箭，轻轻地吩咐他几声，如此如此。只见番王亲自进营，一声梆响，早已把个番王捉将过来，把些番官番吏一个个地捆起来。番王心里想道：“怎么今日好意反成恶意？”口里只是叫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三宝老爷大怒，骂说道：“也枉了你做罗斛国王，原来你是个人面兽心，可恶！”番王道：“怎么我是个人面兽心？”老爷道：“你适来差个什么右丞相说道：‘千顺万顺，只是一顺。’住会儿又差个什么小番说道：‘撰下书来，备办礼物。’恰好都是些啜赚^①之法，啜赚得我这里不相准备，你却遣将调兵杀将过来，阳顺阴逆，却不是个人面兽心？”番王道：“俺国自父祖以来，屡蒙天朝厚赐，俺今日怎

① 啜(chuò)赚——蒙骗。

么敢恩将仇报，自绝于天朝？适闻元帅降临，正在撰下书来，备办礼物，却并不曾遣什么将，调什么兵。”老爷道：“你还说是没有？”叫声：“解上番将来！”只见立地时刻，四个勇士押着一个番将，解进营来。

番王见之，早已认得他了，心中大怒，骂说道：“你这个误国反贼，谁教你统兵前来，陷我以不信不义！”番将怒目直视，说道：“亏你也为一国之主，奴颜婢膝，受制于人，反道我陷你以不信不义。”番王道：“这贼臣误国，望乞元帅速斩其首，明正其罪，才见得区区效顺之心。”番将道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愿早赐一死足矣！”番王道：“你这贼臣之死，何足深惜！但俺心事不明，无由自表。”走向前去，照着番将的头，扑地里一个大巴掌。三宝老爷心里想道：“这番王还是真意。”适逢得王尚书又说道：“老公公在上，这番王果无异心。”老爷即时省悟，忙下席来，请上番王，宾主相见。番王道：“非二位元帅高台明镜，朗照四方，俺区区效顺之忱，几于不白。”老爷道：“事有可疑，非你国王之罪。”王尚书道：“谢文彬亦忠于国事。擅兵之罪，宜特赦之。”老爷吩咐放回番将去。番王看见二位元帅加礼于他，又且放回番将，不曾杀他，心下大喜，即将金叶降表一道，双手递与元帅。元帅受下，着中军官安奉。番王又将进贡礼物草单，双手递与元帅。元帅道：“但有降表足矣，这个礼物不消吧。”番王道：“礼物不周，望乞恕罪！”元帅只是不受。番王强之，至再至三，元帅方才受下。展单视之，单上计开：

白象一对，白狮子猫二十只，白鼠二十个，白龟二十个，罗斛香二箱，降真香二箱，沉、速香各二十箱，大风子油十瓶，蔷薇露二瓶，苏木二十扛。

老爷接了单，一边吩咐养牲所收养白象等类，一边吩咐内贮官收下罗斛香等类。老爷起头看来，只见白象的门牙长有八九尺，中间都镶嵌的是宝贝。只见白猫、白鼠之白，其洁如雪。白龟之白还不至紧，又有六只脚，最是可爱。其余的想应都也精细，心中大悦。却又吩咐军政司取过缎绢补子之类，回敬番王。番王拜谢而受。又将番官番将一一赏赐有差，众人拜谢而去。番王却又捧上降书来，元帅拆封读之，书曰：

罗斛国王参烈昭昆牙谨再拜奉书于大明国统兵招讨大元帅麾下：窃闻天无言而四时成，圣有作而万物睹。矧在天朝，皇恩似海。维兹我国，戴德如山。见戎事于金铎，望天颜之玉润。罔知帝力，敢

自安于僻壤之民；各抒下情，愿达致夫仰天之祝。伏希电督^①，俯赐优容^②。某无任激切屏营之至。年月日参烈昭昆牙谨再拜。

老爷看毕，说道：“过辱^③谦，足占厚德。”番王道：“具有不腆^④之仪，奉充军饷，伏乞鉴存！”老爷道：“自贡献之外，毫不敢受。”番王递上礼单，老爷只是不接，至再至三，只是一个不接。一边铺设筵宴，款待番王。番王尽欢而饮，酒阑盘藉，落日西归。

番王告谢，刚刚的出得营门，只见谢文彬一人一骑飞跑而来。番王吃了一惊，连声问道：“还是个什么紧急军情哩！”谢文彬道：“小将回退本国，本国城门上，已自是南来的一个大将守了城门，不容小将进去。是小将掣身回来，装做个打柴草的小军，哄门而入。只见朝里面也是一个南来的大将，守了宫门，不容百官进去。小将没奈何，只得在城墙上吊将下来，特来报与我王知道。”番王听知谢文彬这一场凶报，吓得他心旌摇曳拿难定，意树颠番没处栽。却又暗想道：“似此把守了城门，又把守了宫门，俺的江山社稷，却不一旦成空了！”连忙地双膝跪下，告说道：“这个把守城门，把守宫门，请问是何缘故？”三宝老爷即时请起，陪着笑脸儿说道：“国王不须慌乱，是我学生一时之错。”番王道：“怎见得元帅一时之错？”老爷道：“适承下顾，是我学生错认做个纪信^⑤，故此先传军令，埋伏了四十名刀斧手在帐前，一声梆响，却就冒犯了国王。又差下了两员大将梆响之后，一声炮响，武状元唐英抢了城门，狼牙棒张柏抢了宫门。我这里虽是将计就计，却不是无因而至前。”番王道：“都是俺的误国贼臣不是。”老爷道：“也不须国王费心，请少待便是。”即时又传出两支令箭，一会儿武状元唐英交箭归营，一会儿狼牙棒张柏交箭归营。番王心里想道：“南人用兵细密如此，老大的惊服。”即时辞谢而去。

元帅请过天师、国师，宽叙了一会，明日早上收营拔寨，宝船望前而进。仍旧的前后左右，成群逐队。正行之际，猛听得后面喊杀连天，蓝旗报道：“后面有百十号战船出没水上，矫焉若龙。船头上站着一员大将，

① 伏希电督(chá)——敬请明察。

② 优容——宽待，宽容。

③ 挾(huī)——指挥。

④ 不腆——不丰厚，谦词。

就是昨日谢文彬，高叫道：‘前船休走，早早投降于我，万事皆休，若说半个不字，我叫你人船两空，那时悔之不及！’”中军帐传下将令：“各船上许落篷，不许下锚，无分前后左右，但遇贼船来处，便为前哨相迎，务在用心，不许疏虞取罪。”一会儿，那些贼船飞奔宝船相近，前后左右，百计攻击，不能取胜。原来宝船高大，易于下视，贼船梭小，怯于仰攻，故此贼船不能取胜。却又有一件，宝船高大，进退不便；贼船梭小，出入疾徐，各得其妙。况且贼船上都是生牛皮做的圆牌，任你鸟铳药箭，俱不能入。贼船上都是削尖的槟榔木为标枪，最长最厉害。贼船上药箭火器等项俱全，故此宝船也不能取胜于彼。一连缠了三日，不分胜负。洪公道：“似此纤芥之贼，胜之如此其难，怎么下得这许多番，取得个传国宝？”马公道：“这个贼船置之不问而已，哪里费这许多的心机。”王尚书道：“来不能御，却不能追，何示人以不武也！”老爷道：“诸将各不用心，姑恕今日。自今日以后，限三日之内成功，违者军法从事。”

军令一出，各将官吃忙。只见五营大都督商议已定，同去请教天师。天师道：“诸公意下何如？”众将官道：“因无妙计，特来请教天师。”天师沉吟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昔日赤壁之事可乎？”众将官道：“赤壁之事，未将俱有成议。只是赤壁里面，还有一件吃紧的没奈何。”天师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敢是个七星坛么？”众将官齐齐地打一恭，说道：“是。”天师道：“七星之坛，贫道一例包管。是谁做个黄盖痛伤嗟？”众将官道：“痛伤嗟今番在贼船上。”天师道：“是谁做个凤雏先进连环策？”众将官道：“连环策今番在我们船上。”天师道：“诸公高见。苦肉计原本在我，今反在彼；连环策原本在彼，今番反在我。”众将官道：“岂不闻颠之倒之，无不宜之。”大家取笑了一会。天师道：“今日怎么左右先锋不曾下顾？”唐状元道：“又在华容道上坐着。”天师大笑而散。

到了明日，天师坐在玉皇阁上，吩咐了朝天宫的道宫，外面看贼船，分一个东西南北：东一、西二、南三、北四，以木鱼响声做号头。五营大都督各守一方，把些宝船分东西南北，各方连环各方。安排已定，这一日反不见个贼船来。众将官道：“时日有限，贼船似此不来，却不违误了元帅军令？”张狼牙道：“想应他逃窜去了。”唐状元说道：“他怎么擅自肯去？只在今日晚上，好歹有个消息来也。”连张天师也坐在玉皇阁上，眼盼盼地望了一日。

到了半夜三更,只见后营船上拿住了一只贼船,船上有十二个贼人,解上中军帐来,都说道:“受刑不过,特来投生。”元帅道:“怎么叫做受刑不过,特来投生?”其人道:“是我本国将军谢文彬看见连日不能取胜,心思一计,来烧你们的宝船。今日责令我们每人名下,要火药一百斤、干槟榔片一十担,一名不完,重责一百棍,割耳示众。是我十二个人不完,俱吃他一百藤棍,俱被他割了一只耳朵。”老爷道:“你到我这里做什么?”其人道:“是我们计议已定,与其坐而待毙,不若投降而得生,故此特来投生。”老爷道:“这个话儿难以准信。”其人道:“元帅爷不肯准信,可验小的们的伤痕。”老爷道:“苦肉计岂不是伤痕?”其人道:“既元帅不信,小的们情愿监禁在这里,俟破贼之日释放未迟。”老爷道:“这个通得。”一面吩咐旗牌官监禁了这十二个来人,往后发落;一面传令各营,贼情如此如此,准备厮杀。天师听知这一段消息,大笑了三声,说道:“果真的苦肉计在贼船上。众将官好神见哩!”唐状元又把只贼船领回来,安排了一会儿。

明日未牌时分,贼船蜂拥而来,先从西上来起,一片的火铳、火炮、火箭、火弹。前营大都督应袭王良备御。只见天师船上木鱼儿连响了两下,飐地里一阵东风,无大不大,把些火器一会儿都刮将回去了。贼船看见不利于西,却又转到南上来,一片的火铳、火炮、火箭、火弹。左营大都督黄栋良备御。只见天师船上木鱼儿连响了三下,飐地里一阵北风,无大不大,把些火器一会儿都刮将回去了。贼船看见不利于南,却又转到东上来,一片的火铳、火炮、火箭、火弹。后营大都督唐英备御。只见天师船上木鱼儿狠地响了一下,飐地里一阵西风,无大不大,把些火器一会儿都刮将回去。贼船看见不利于东,却又转到北上来,一片的火铳、火炮、火箭、火弹。右营大都督金天雷备御。只见天师船上木鱼儿连响了四下,飐地里一阵南风,无大不大,把些火器一会儿又刮将回去。贼船四顾无门,看看的申牌时分,宝船上三声炮响。

毕竟不知这个炮响有个什么军情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爪哇国负固不宾 咬海干恃强出阵

诗曰：

翠微残角共钟鸣，阵势真如不夜城。郊垒忽惊荧惑堕，海门遥望烛龙行。中天日避千峰色，列帐风传万柝声。罗斛只今传五火，天光飞度蔡州营。

却说贼船四顾无门，自知不利，望海中间竟走，这宝船哪肯放他走？往前走，前营的宝船带了连环，一字儿摆着个长蛇阵；往右走，后营的宝船带了连环，一字儿摆着个长蛇阵；往左走，左营的宝船带了连环，一字儿摆着个长蛇阵；往后走，右营的宝船带了连环，一字儿摆着个长蛇阵。天师听知这一段消息，又笑了三声，说道：“果真的连环计在我船上，众将官好妙计哩！”却说宝船高大，连环将起来就是一座铁城相似，些些的贼兵走到哪里去？天色又晚，宝船又围得紧，风又往崖上刮，崖上又是喊杀连声。贼船没奈何，只得傍崖儿慢慢地荡。只见宝船上三声炮响，后营里走出一只小船儿来，竟奔到贼船的帮里去。那小船上的人都是全装掇甲，拿枪的拿枪，拿刀的拿刀，舞棍的舞棍，舞耙的舞耙。贼船看定了他，等他来到百步之内，一齐火箭狠射将去，只见那些人浑身上是火。怎么浑身上是火？原来那船上的人却都是些假的，外面有盔甲，内囊子都是些火药、铅弹子，贼船上的火箭只可做它的引子。上风头起火，下风头是贼船，故此这等的一天大星火，一径飞上贼船上来。火又大，风又大，宝船上襄阳炮又大，把些贼船烧得就是个曲突徙薪^①无恩泽，焦头烂额为上客。也有烧死了的，也有跑下水的，也有跑上崖的。

明日二位元帅高升宝帐，颁赏有差。请过天师、国师，特申谢敬。只见左右先锋解将夜来拿的番兵上帐记功，元帅道：“你们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① 曲突徙薪——把烟囱弯曲，把柴火搬开以防火灾。这里当为反意，谓贼船无防备。

番兵说道：“小的们都是谢文彬麾下的小卒。”元帅道：“谢文彬在哪里去了？”番兵道：“他下水去了。”元帅道：“可是淹死了么？”番兵道：“淹他不死。”元帅道：“怎么淹他不死？”番兵道：“他原是老爷南朝的什么汀州人，为因贩盐下海，海上遭风，把他掀在水里。他本性善水，他就在水上飘了一七不曾死，竟飘到小的们罗斛国来。他兼通文武，善用机谋。我王爱他，官居美亚之职。他自逞其才，专能水战，每常带领小的们侵伐邻国，百战百胜。故此今日冒犯老爷，却是淹他不死。”元帅道：“他今日之事，还是他自己的主意，还是你国王的主意？”番兵道：“不干国王之事，都是他的奶妈教他的。”元帅道：“夫为妻纲，怎么妻能教其夫？”番兵道：“小的本国风俗，原是如此。大凡有事，夫决于妻。妇人智量，果胜男子。”元帅道：“今日这个智量，却不见高。”番兵道：“他夫少妻多，多则杂而乱，故此不高。”元帅道：“怎么他的妻多？”番兵道：“小的本国风俗，有妇人与中国人通奸者，盛酒筵待之，且赠以金宝。即与其夫同饮食，同寝卧，其夫恬不为怪，反说道：‘我妻色美得中国人爱，借以宠光矣。’谢文彬是中国人，故此他的妻多。”

元帅道：“你们怎么不下水？”番兵道：“小的们不甚善水，故此从陆路奔归。”元帅道：“可有走过的么？”番兵道：“并没有个走了的。”元帅道：“岂可就没有一个走了的？”番兵道：“小的们有些号头走不脱，只是不敢告诉老爷。”元帅道：“是个什么号头？说来我听着。”番兵道：“号头在不便之处，故此不好说得。”元帅道：“怎么在不便之处？只管说来不妨。”番兵道：“小的国俗，大凡男子二十余岁，则将茎物周围之皮，用细刀儿挑开，嵌入锡珠数十颗，用药封护。俟疮口好日，方才出门。就如赖葡萄的形状。富贵者金银，贫贱者铜锡。行路有声，故此夜来一个个被擒，就都是这些号头在不便之处。”

元帅道：“谢文彬昨日责令你们要火药，可是真的？”番兵道：“是真的。”元帅道：“可齐备么？”番兵道：“内中有不齐的，杖一百，割耳。”元帅道：“我这里有几个割耳的，不知可是你们夥子里么？”番兵道：“走回去的有，走上宝船的却无。”元帅叫取过那十二个人来。一会儿，取将十二个人跪在阶下。众番兵口里一片的吱吱喳喳，原来认得是同伙。元帅道：“你众人可认得这十二个人么？”番兵道：“这十二个人都是我们同伙，却不晓得他走上老爷的宝船来也。”元帅道：“你们今日内违王命，外犯天

兵，于罪当死。”众人道：“三军行止，听令于将，非干小的们事，望乞老爷恕罪！”国师道：“杀人的事，贫僧不敢耳闻。贫僧先告退吧。”元帅道：“看我国师老爷的金面，饶了你们的狗命吧。”叫军政司：“船头上每人赏他一瓶酒，教他回去，多多拜上国王。”众番兵一拥而去。国师道：“元帅恩威兼济，畏爱并施。阿弥陀佛，好个元帅哩！”元帅道：“今日亏了天师的。”天师道：“诸将多谋足智，就是诸葛赤壁之捷，不过如此。”大张筵宴，庆赏功劳。筵宴已毕，各自归营。

宝船往西而进，波稳浪静，舵后生风，顺行之际，约有十昼夜。忽一日，国师坐在千叶莲台之上，只见一阵信风所过，国师也吃一惊，竟到中军宝帐。二位元帅不胜之喜，说道：“国师下顾，有何见谕？”国师道：“宝船上今夜三更上下，当主一惊，故此特来先报。”三宝老爷自从下海，担了许多惧怕，心胆都有些碎裂，听知国师道要主一惊，他好不慌张也，连忙问道：“当主何惊？”国师道：“是我贫僧在打坐，猛然间一阵信风所过，贫僧放了风头，抓住风尾，嗅了一嗅，信风上当主一物：其形如猯^①，其大如斗，其丝万缕，其足善走。主在三更时分，从中军大桅上吊下来。虽主一惊，却风过处还有些喜信，敢也只是个虚惊。”老爷道：“全仗佛力，逢凶化吉，不致大惊就好。”王爷道：“慎之则吉。”众人都晓得国师是个不打诳话的，一个个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。

守至三更时分，果然的一个物件自天而下，大又大、亮又亮，慢腾腾地从帅字船中桅上吊将下来。众人近前打一看，原来是南朝一个蜘蛛，却不是只是斗大。有诗为证：

来往巡檐下惮劬，经营何异缉吾庐。晓风倒挂蜻蜓尾，暮雨双粘蛱蝶须。屋角尽教长撩护，杖头不用苦驱除。夜来露重春烟暝，缀得累累万斛珠。

三宝老爷听知是个蜘蛛，心上略定些，叫请过天师来，问这个蜘蛛怎么这等大。天师道：“天下之物，大以成大，小以成小。蜘蛛之大，风土不同，何必惊疑。”老爷道：“怎见得不必惊疑？”天师道：“是贫道袖占一课，课上惊中大喜。日后还有些喜事相临。”老爷道：“国师也说是风尾上带些喜信。”天师道：“智谋之士，所见略同。”元帅一边吩咐旗牌官收养这个

① 猯(hǒu)——兽名，似犬，食人。

蜘蛛，一边吩咐请过国师来。国师道：“虽主日后有喜，却这是个草虫，前面这一国，必主些草妖、草怪、草神、草仙、草寇之类。”

道犹未了，蓝旗官报道：“前面到了一国。”元帅传令，照前兵分水陆两营：五营大都督照旧移兵上崖，扎做一个大营。四哨副都督仍旧在船上，扎做一个水寨。两个先锋仍旧分营左右。各游击总兵仍旧水陆策应。安营未已，蓝旗官报道：“这一国已自先有军马在城外接应了。”元帅道：“叫夜不收来。”只见五十名夜不收一字儿跪着。元帅道：“你们上崖去仔细体探一番，回来重重有赏。”到了明日，夜不收回话。老爷道：“这是个什么国？”夜不收道：“这是个爪哇国。”王爷道：“若是爪哇国，却也是个有名的国。”老爷道：“怎见得它有名？”王爷道：“这个国汉晋以前，不曾闻名，唐朝始通中国，叫做个诃陵，宋朝叫做阁婆，元朝才叫做爪哇，佛书却又叫做鬼子国。”老爷道：“怎么叫做鬼子国？”王爷道：“昔日有一个鬼子魔天，与一罔象红头发、青面孔，相合于此地，生子百余，专一吸人血，啖人肉，把这一国的人吃得将次净尽。忽一日雷声大震，震破了一块石头，那石头里面，端端正正坐着一个汉子。众人看见，吃了一惊，都说道：‘是个活佛爷爷现世。’尊为国王。这国王果真有些作用，领了那吃不了的众人，驱逐罔象，才除了这一害。却又渐渐地生，渐渐地长，致有今日。故此佛书上叫做鬼子国。”夜不收道：“这如今土语还叫鬼国。”老爷道：“地方有多大呢？”夜不收道：“国有四处：第一处叫做杜板，番名赌班。此处约有千余家，有两个头目的为主，其间多有我南朝广东人及漳州人流落在此，居住成家。第二处叫做新村，原系沙滩之地，因中国人来此居住，遂成村落。有一个头目，民甚殷富，各国番船到此货卖。从二村往南，船行半日，却到苏鲁马益港口。其港沙浅，只用小船。行二十多里，才是苏鲁马益，番名苏儿把牙，这是第三处。大约有千余家，有一个头目，其港口有一大洲，林木森茂。有长尾獠数万，中有一老雄为主，劫一老番妇随之。风俗，妇人求嗣者，备酒肉饼果等物，祷于老猴。老猴喜则先食其物，众小猴随而分食之。随有雌雄二猴前来交感为验。此妇归家，便即有孕，否则没有。且又能作祸，人多备食物祭之。自苏儿把牙小船行八十里，到一个埠头，番名漳沽，登岸望西南，陆行半日，到满者白夷，这是第四处。大约有二三百家，有七八个头目。”老爷道：“国王位在哪一处？”夜不收道：“王无定在，往来四处之间。”老爷道：“国王叫做什么名字？”夜不收道：“原有

东、西二王，东王叫做孛人之达哈，西王叫做都马板。这如今都马板强盛，并吞了孛人之达哈，只是西王一人。”老爷道：“民风善恶何如？”夜不收道：“民俗最凶恶。大凡生子一岁，便以匕首佩之，名曰‘不刺头’。国中无老少，无贫富，无贵贱，俱有此刀。其刀俱是上等雪花镔铁打的，其柄或用金银，或用犀角，或用象牙，雕刻人形鬼脸之状，至极精巧。国中无日不杀人，最凶之国也。”老爷道：“这如今领兵拒我者是个什么人？”夜不收道：“其人系赌班头目的，名字叫做个鱼眼将军。”老爷道：“怎么叫做个鱼眼将军？”夜不收道：“他的眼睛儿溜煞，专利于水，站在崖上，直看见水底下的水精、水怪、鱼虾之类，不在话下，比着梁山泊浪里白条张顺还高十分。他混名又叫做个咬海干。”老爷道：“怎么又叫做个咬海干？”夜不收道：“因他手下有五百名水军，名唤入海蛟，善能伏水，就在水底下七日七夜可能不死。他领着这五百名军士伏在水里，咬得牙齿一响，海水要干三分，故此混名号做咬海干。”老爷道：“他的本领何如？”夜不收道：“他在海里，出入波涛，如履平地。他在陆路上，骑一匹红鬃马，使一杆三股叉，还有三支飞镖，百步内取人首级，百发百中。有千合死战之能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”老爷道：“他怎么晓得我们来勒兵相待？”夜不收道：“就是罗斛国谢文彬败阵而逃，先前报一个军信。”老爷道：“我和你来了有十昼夜多工程，他怎么得这等快？”夜不收道：“是咬海干在苏吉丹国回来，路上相遇，故此快捷。”老爷道：“谢文彬怎么道？”夜不收道：“谢文彬诳言我们宝船一千余号，战将一千余员，大兵百十余万，沿途上贪人财货，利人妻女，弱儒者十室九空，强硬者十存八九，故此他的国王说道：‘南兵不仁不义，不可轻放过他。’又且昔日南朝有一个天使，前往三佛齐国，被他要而杀之。近日南朝有一个天使，赍印赐与东国王，又是他杀其从者一百七十余。人。他怕的老爷们来，想也不是个好相识，故此传令四处头目抵死相迎，却厉害也。”老爷道：“谢文彬这如今到哪里去了？”夜不收道：“谢文彬做了个鹬蚌相持之计，他自家做渔翁去了。”老爷道：“番兵现在何处？”夜不收道：“现在赌班第一处。”老爷道：“你们还散杂在他四处，但有机密事，即便来报。回朝之日，重重有赏。”这五十名夜不收一拥而去。

老爷请过王爷、天师、国师来，把个夜不收的话，细说了一遍。天师道：“兵难遥度，将贵知机，看他怎么来，我们怎么答应他去。若只是平手相交，在诸将效力。若有鬼怪妖魔，在贫道、国师两个身上。”老爷道：“但

不知诸将何如？”即时信炮一个，大吹打一番，掌起号笛。号笛已毕，诸将一齐摆列帐前，禀道：“中军元帅老爷，有何吩咐？”老爷把夜不收说的始末缘由，细说了一遍。众将官道：“兵行至此，有进无退。元帅不必深虑。”老爷道：“非我深虑。但此国王敢于要杀我天使，又敢要杀我天使的从人，却又并吞东王，合二为一，此亦倔强之甚者。我和你倘有疏失，何以复命回朝？”

道犹未了，只见诸将中有一员游击将军高声应道：“元帅太过了些。昔日郅支、楼兰，汉诸夷中大国也，邀杀汉使，陈汤、傅介子犹击斩之。今日爪哇蕞尔小蛮，敢望郅支、楼兰万一？我们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其视陈、傅二子何如？岂肯任其横行猖獗，而莫之底止乎？仰仗朝廷爷洪福，二位元帅虎威，天师、国师神算，诸将士效劳，管教个金鞭起处蛮烟静，不斩楼兰誓不归。”二位元帅闻知这一席英勇的话儿，满心欢喜。三宝老爷抬头一看，只见其人身长八尺，膀阔三停，圆眼竖眉，声如雷吼。就是夫子车前子路，也须让却三分；任你梵王殿上金刚，他岂输于半着。问他现任何官，原来是神机营的坐营，现任征西游击将军之职，姓马名如龙。这个马游击原也是个回回出身，颇有些胆略，尽有些智量，故此说出几句话来，甚是中听。老爷道：“千阵万阵，难买头阵。今日这一阵，就是马将军出去。”马将军道：“大丈夫马革裹尸，正在今日，何惧于此？”应声就走，搭上一匹忽雷驳的千里马，挎着一口合扇快如风的双刀，三通战鼓，领了一支人马，竟上赌班平阔处所，摆下一个行阵。

早已有个巡哨的小番报上牛皮番帐，叫一声吹哩，只听得一声牛角喇叭响，只见一员番将领着一支番兵，蜂拥而来，直奔南军阵前。马将军勒住马，当先大喝一声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这马将军本等眉眼儿生得有些不当，声气儿又来得凶，番将倒也吃了一唬，半会儿答应道：“俺是爪哇国镇国都招讨入海擒龙咬海干。”马将军起头看来，只见他：

番卜算的蛮令，胡捣练的蛮形。遮身苏幕踏莎行，恁的是解三醒。油葫芦吹的胜，油核桃敲的轻。晓角霜天咬海清，怎能勾四边静。

番将道：“你何人？”马将军道：“我是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征西游击大将军马如龙的便是。”番将抬头看来，只见他：

黑萋萋下山虎，活泼泼混江龙。金鞭敲响玉笼葱，锣鼓令儿热